

第五十九回

唐三藏路阻火燄山

孫行者一調芭蕉扇

若干種性本來同，海納無窮。千思萬慮終成妄，般般色色和融。有日功完行滿，圓明法性高隆。

休教差別走西東，緊鎖牢籠。收來安放丹爐內，煉得金烏一樣紅。朗朗輝輝嬌豔，任教出入乘龍。

詔表三藏遵菩薩教旨，收了行者，與八戒、沙僧剪斷二心，鎖羈猿馬，同心戮力，趕奔西天。說不盡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歷過了夏月炎天，却又值三秋霜景。但見那：

薄雲斷絕西風緊，鶴鳴遠岫霜林錦。光景正蒼涼，山長水更長。征鴻來北塞，玄鳥歸南陌。客路怯孤單，裊衣容易寒。

師徒四衆，進前行處，漸覺熱氣蒸人。三藏勒馬道：『如今正是秋天，却怎返有熱氣？』八戒道：『原來不知。西方路上有個斯哈哩國，乃日落之處，俗呼爲「天盡頭」。若到申酉時，國王差人上城，擂鼓吹角，混雜海沸之聲。日乃太陽真火，落於西海之間，如火淬水，接聲滾沸；若無鼓角之聲混耳，即振殺城中小兒。此地熱氣蒸人，想必到日落之處也。』大聖聽說，忍不住笑道：『獸子莫亂談！若論斯哈哩國，正好早哩。似師父朝三暮二的，這等擔閣，就從小至老，老了又小，老小三生，也還不到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啊，據你說，不是日落之處，爲何這等酷熱？』沙僧道：『想是天時不正，秋行夏令故也。』

他三個正都爭講，只見那路旁有座莊院，乃是紅瓦蓋的房舍，紅磚砌的垣牆，紅油門扇，紅漆板榻，一片都是紅的。三藏下馬道：『悟空，你去那人家問個消息，看那炎熱之故何也。』大聖收了金箍棒，整肅衣裳，扭捏作個斯文氣象，綽下大路，竟至門前觀看。那門裏忽然走出個老者，但見他——

穿一領黃不黃，紅不紅的葛布深衣；戴一頂青不青，皂不皂的篾絲涼帽。手中拄

一根彎不彎，直不直，暴節竹杖；足下踏一雙新不新，舊不舊，揸皺鞦韆鞋。面似紅銅，

鬚如白鍊。兩道壽眉遮碧眼，一張哈口露金牙。

那老者猛抬頭，看見行者，吃了一驚，拄着竹杖，喝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怪人？在我這門首

何幹？』行者答禮道：『老施主，休怕我。我不是甚麼怪人。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方求經者。師徒四人，適至寶方，見天氣蒸熱，一則不解其故，二來不知地名，特拜問指教一二。』那老者却纔放心，笑云：『長老勿罪。我老漢一時眼花，不識尊顏。』行者道：『不敢。』老者又問：『令師在那條路上？』行者道：『那南首大路上立的不是？』老者教：『請來，請來。』

行者歡喜，把手一招，三藏即同八戒、沙僧，牽白馬，挑行李，近前，都對老者作禮。老者見三藏丰姿標致，八戒、沙僧，相貌奇稀，又驚又喜，只得請入裏坐，教小的們看茶，一壁廂辦飯。三藏聞言，起身稱謝道：『敢問公公貴處遇秋，何返炎熱？』老者道：『敝地喚做火燄山。無春無秋，四季皆熱。』三藏道：『火燄山却在那邊？可阻西去之路？』老者道：『西方却去不得。那山離此有六十里遠，正是西方必由之路，却有八百里火燄，四週圍寸草不生。若過得山，就是銅腦

蓋，鐵身軀，也要化成汁哩。」

三藏聞言，大驚失色，不敢再問。只見門外一個少年男子，推一輛紅車兒，住在門旁，叫聲「賣糕！」大聖拔根毫毛，變個銅錢，問那人買糕。那人接了錢，不論好歹，揭開車兒上衣裏，熱氣騰騰，拿出一塊糕，遞與行者。行者托在手中，好似火裏燒的灼炭，煤爐內的紅釘。你看他左手倒在右手，右手換在左手，只道：「熱，熱，熱，難吃，難吃！」那男子笑道：「怕熱，莫來這裏。這裏是這等熱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這漢子，好不明理。常言道：『不冷不熱，五穀不結。』他這等熱得很，你這糕粉，自何而來？」那人道：「若知糕粉米，敬求鐵扇仙。」行者道：「鐵扇仙怎的？」那人道：「鐵扇仙有柄『芭蕉扇』，求得來，一扇息火，二扇生風，三扇下雨，我們就布種，及時收割，故得五穀養生；不然，誠寸草不能生也。」

行者聞言，急抽身走入裏面，將糕遞與三藏道：「師父放心，且莫隔年焦着。吃了糕，我與你說。」長老接糕在手，向本宅老老道：「公公請糕。」老老道：「我家的茶飯未奉，敢吃你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老人家，茶飯倒不必賜，我問你：鐵扇仙在那裏住？」老老道：「你問他怎的？」行

者道：「適纔那賣糶人說，此仙有柄『芭蕉扇』，求將來，一扇息火，二扇生風，三扇下雨，你這方布種收割，纔得五穀養生。我欲尋他討來，搨息火燄山過去，且使這方依時收種，得安生也。」老者道：「固有此說，你們却無禮物，恐那聖賢不肯來也。」三藏道：「他要甚禮物？」老者道：「我這裏人家，十年拜求一度，四猪四羊，花紅表裏，異香時果，鷄鵝美酒，沐浴虔誠，拜到那仙山，請他出洞，至此施爲。」

行者道：「那山坐落何處？喚甚地名？有幾多里數？等我問他要扇子去。」老者道：「那山在西南方，名喚翠雲山，山中有一仙洞，名喚芭蕉洞。我這裏人去拜仙山，往回要走一月，計有一千四百五六十里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打緊，就去就來。」那老者道：「且住，吃些茶飯，辦些乾糧，須得兩人做伴。那路上沒有人家，又多狼虎，非一日可到。莫當耍子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用，不用我去也！」說一聲，忽然不見。那老者慌張道：「爺爺呀！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人也！」

且不說這家子供奉唐僧加倍，却說那行者霎時竟到翠雲山，按住祥光，找尋洞口，只聞

得丁丁之聲，乃是一個樵夫伐木。行者即趨步至前，又聞得他道：

『雲際依依認舊林，斷崖荒草路難尋。西山望見朝來雨，南澗歸時渡處深。』

行者近前作禮道：『樵哥，問訊了。』那樵子撇了柯斧，答禮道：『長老何往？』行者道：

『敢問樵哥，這可是翠雲山？』樵子道：『正是。』行者道：『有個鐵扇仙的芭蕉洞，在何處？』

樵子笑道：『這芭蕉洞雖有，却無個鐵扇仙，只有個鐵扇公主，又名羅剎女。』行者道：『人說

他有一柄「芭蕉扇」，能熄得火燄山，敢是他麼？』樵子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這聖賢有這件寶貝，

善能熄火，保護那方人家，故此稱為鐵扇仙。我這裏家用不着他，只知他叫做羅剎女，乃大

力牛魔王妻也。』

行者聞言，大驚失色，心中暗想道：『又是冤家了！……當年伏了紅孩兒，說是這厮養的。

前在那解陽山破兒洞遇他叔子，尚且不肯與水，要作報仇之意；今又遇他父母，怎生借得這

扇子耶……』

樵子見行者沉思默慮，嗟嘆不已，便笑道：『長老，你出家人，有何憂疑？這條小路兒向東

去，不尙五六里，就是芭蕉洞，休得心焦。」行者道：「不瞞樵哥說，我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求經的唐僧大徒弟。前年在火雲洞，曾與羅刹之子紅孩兒有些言語，但恐羅刹懷仇不與，故生憂疑。」樵子道：「大丈夫鑒貌辨色，只以求扇爲名，莫認往時之謔話，管情借得。」

行者聞言，深深唱個大喏道：「謝樵哥教誨，我去也。」遂別了樵夫，竟至芭蕉洞口，但見那兩扇門緊閉牢關，洞外風光秀麗，正是那——

山以石爲骨，石作土之精。煙霞含宿潤，苔蘚助新青。嵯峨勢聳欺蓬島，幽靜花香若海瀛。幾樹喬松棲野鶴，數株衰柳語山鶯。誠然是千年古跡，萬載仙踪。碧梧鳴彩鳳，活水隱蒼龍。曲逕蘿蘿垂掛，石梯藤葛攀籠。猿嘯翠巖忻月上，鳥啼高樹喜晴空。雨林竹簷涼如雨，一逕花濃沒繡絨。時見白雲來遠岫，略無定體漫隨風。

行者上前，叫：「牛大哥，開門！開門！」呀的一聲，洞門開了，裏邊走出一個毛兒女，手中提着一花籃，肩上擔着鋤子，真個是一身藍縷無妝飾，滿面精神有道心。行者上前迎着合掌道：「女童，累你轉報公主一聲。我本是取經的和尙，在西方路上，難過火燄山，特來拜借芭蕉扇一

用。」那毛女道：「你是那寺裏和尚？叫甚名字？我好與你通報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是東土來的，叫做孫悟空和尚。」那毛女即便回身，轉於洞內，對羅刹跪下道：「奶奶，洞門外有個東土來的孫悟空和尚，要見奶奶，拜求芭蕉扇，過火燄山一用。」

那羅刹聽見「孫悟空」三字，便似撮鹽入火，火上澆油；骨都都，紅生臉上，惡狠狠，怒發心頭；口中罵道：「這潑猴！今日來了！」叫：「丫鬚，取披掛，拿兵器來！」隨即取了披掛，拿兩口青鋒寶劍，整束出來。行者在洞外閃過，偷看怎生打扮，只見他：

頭裹團花手帕，身穿納錦雲袍。腰間雙束虎筋纏，微露繡裙偏綃。

鳳嘴弓鞋三寸，龍鬚膝褲金銷。手提寶劍怒聲高，兇比月婆容貌。

那羅刹出門，高叫道：「孫悟空何在？」行者上前，躬身施禮道：「嫂嫂，老孫在此奉揖。」羅刹咄的一聲道：「誰是你的嫂嫂！那個要你奉揖！」行者道：「尊府牛魔王，當初曾與老孫結義，乃七兄弟之親。今聞公主是牛大哥令正，安得不以嫂嫂稱之？」羅刹道：「你這潑猴！既有兄弟之親，如何坑陷我子？」行者佯問道：「令郎是誰？」羅刹道：「我兒是號山枯松澗火」

雲洞聖嬰大王紅孩兒，被你傾了，我們正沒處尋你報仇，你今上門納命，我肯饒你！」行者滿臉陪笑道：「嫂嫂原來不察理，錯怪了老孫。你令郎因是捉了師父，要蒸要煮，幸虧了觀音菩薩收他去，救出我師。他如今現在菩薩處做善財童子，實受了菩薩正果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與天地同壽，日月同庚。你倒不謝老孫保命之恩，返怪老孫，是何道理？」

羅刹道：「你這個巧嘴的潑猴！我那兒雖不傷命，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？幾時能見面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嫂嫂要見令郎，有何難處？你且把扇子借我，搗息了火，送我師父過去，我就到南海菩薩處請他來見你，就送扇子還你，有何不可？那時節，你看他可曾損傷一毫。有些須之傷，你也怪得有理；如比舊時標緻，還當謝我。」羅刹道：「魔猴！少要饒舌！伸過頭來，等我砍上幾劍！若受得疼痛，就借扇子與你；若忍耐不得，教你早見閻君！」行者叉手向前，笑道：「嫂嫂切莫多言。老孫伸着光頭，任尊意砍上多少，但沒氣力罷了，是必借扇子用用。」

那羅刹不容分說，雙手輪劍，照行者頭上乒乓，砍有十數下，這行者全不認真。羅刹害怕，回頭要走。行者道：「嫂嫂，那裏去快借我使使！」那羅刹道：「我的寶貝原不輕借。」行

者道：『既不肯借，吃你老叔一棒！』好猴王，一隻手扯住，一隻手去耳內掣出棒來，幌一幌，有碗來粗細。那羅刹掙脫手，舉劍來迎。行者隨又輪棒便打。兩個在翠雲山前，不論親情，却只講仇隙。這一場好殺——

裙釵本是修成怪，爲子懷仇恨潑猴。行者雖然生狠怒，因師路阻讓娥流。先言拜借芭蕉扇，不展驕雄耐性柔。羅刹無知輪劍砍，猴王有意說親由。女流怎與男兒鬪，到底男剛壓女流。這個金箍鐵棒多兇猛！那個霜刀青鋒甚緊綢。劈面打，照頭丟，恨苦相持不罷休。左攬右遮施武藝，前迎後架聘奇謀。却纔鬪到沉酣處，不覺西方墜日頭。羅刹忙將眞扇子，一搥揮動鬼神愁！

那羅刹女與行者相持到晚，見行者棒重，却又解數周密，料鬪他不過，即便取出芭蕉扇，幌一幌，一扇陰風，把行者搗得無影無形，莫想收留得住。這羅刹得勝回歸，那大聖飄飄蕩蕩，左沉不能落地，右墜不得存身。就如旋風翻敗葉，流水淌殘花。滾了一夜，直至天明，方纔落在一座山上，雙手抱住一塊峯石。定性良久，仔細觀看，却纔認得是小須彌山。大聖長嘆一聲道：

「好利害婦人！怎麼就把老孫送到這裏來了？我當年曾記得在此處告求靈吉菩薩降黃風怪救我師父。那黃風嶺至此直南上有三千餘里，今在西路轉來，乃東南方隅，不知有幾萬里。等我下去問靈吉菩薩一個消息，好回舊路。」

正躊躇間，又聽得鐘聲響亮，急下山坡，竟至禪院。那門前道人認得行者的形容，即入裏面報道：「前年來請菩薩去降黃風怪的那個毛臉大聖又來了。」菩薩知是悟空，連忙下寶座，相迎入內，施禮道：「恭喜取經來耶？」悟空答道：「正好未到早哩，早哩！」靈吉道：「既未曾得到雷音，何以回顧荒山？」行者道：「自上年蒙盛情降了黃風怪，一路上不知歷過多少苦楚。今到火燄山，不能前進，詢問土人，說有個鐵扇仙，「芭蕉扇」搨得火滅，老孫特去尋訪。原來那仙是牛魔王的妻，紅孩兒之母。他說我把他兒子做了觀音菩薩的童子，不得常見，恨我爲仇，不肯借扇，與我爭鬪。他見我的棒重難撐，遂將扇子把我一搨，搨得我悠悠蕩蕩，直至於此，方纔落住。故此輕造禪院，問個歸路。此處到火燄山，不知有多少里數？」

靈吉笑道：「那婦人喚名羅刹女，又叫做鐵扇公主。他的那芭蕉扇，本是崑崙山後，自混

沌開闢以來，天地產成的一個靈寶，乃太陰之精葉，故能滅火氣。假若煽着人，要飄八萬四千里，方息陰風。我這山到火燄山，只有五萬餘里。此還是大聖有留雲之能，故止住了；若是凡人，正好不得住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利害！利害！我師父却怎生得度那方？」靈吉道：「大聖放心。此一來，也是唐僧的緣法，合教大聖成功。」行者道：「怎見成功？」靈吉道：「我當年受如來教旨，賜我一粒『定風丹』，一柄『飛龍杖』。飛龍杖已降了風魔。這定風丹尚未會見用，如今送了大聖，管教那厮攔你不動，你却耍了扇子，煽息火，却不就立此功也？」

行者低頭作禮，感謝不盡。那菩薩即於衣袖中取出一個錦袋兒，將那一粒定風丹與行者安在衣領裏邊，將針線緊緊縫了，送行者出門道：「不及留欸。往西北上去，就是羅剎的山場也。」行者辭了靈吉，駕筋斗雲，竟返翠雲山。頃刻而至，使鐵棒打着洞門，叫道：「開門！開門！老孫來借扇子使使哩！」慌得那門裏女童即忙來報：「奶奶，借扇子的又來了！」

羅剎聞言，心中悚懼道：「這潑猴真有本事！我的寶貝，煽着人，要去八萬四千里，方能停止；他怎麼纔吹去就回來也？這番等我一連煽他兩三扇，教他找不着歸路！」急縱身，結束整

齊，雙手提劍，走出門來道：『孫行者！你不怕我，又來尋死！』行者笑道：『嫂嫂勿得怪客，是必借我使使，保得唐僧過山，就送還你。我是個志誠有餘的君子，不是那借物不還的小人。』羅刹又罵道：『潑猢猻！好沒道理，沒分曉！奪子之仇，尚未報得；借扇之意，豈得如心？你不要走！吃我老娘一劍！』

大聖公然不懼，使鐵棒劈手相迎。他兩個往往來來，戰經五七回合，羅刹女手軟難輪，孫行者身強善敵。他見事勢不諧，即取扇子，望行者擲了一扇，行者巍然不動。行者收了鐵棒，笑吟吟的道：『這番不比那番！任你怎麼擲來，老孫若動一動，就不算漢子！』那羅刹又掇兩掇，果然不動。羅刹慌了，急收寶貝，轉回走入洞裏，將門緊緊關上。

行者見他閉了門，却就弄個手段，拆開衣領，把定風丹噙在口中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蟪蛄蟲兒，從他門隙處鑽進。只見羅刹叫道：『渴了！渴了！快拿茶來！』近侍女童，即將香茶一壺，沙沙的滿斟一碗，沖起茶沫漚漚。行者見了歡喜，嚶的一翅，飛在茶沫之下。那羅刹渴極，接過茶，兩口氣都吃了。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內，現原身，厲聲高叫道：『嫂嫂，借扇子我使使！』羅刹

大驚失色，叫：『小的們，關了前門否？』俱說：『關了。』他又說：『既關了門，孫行者如何在家裏叫喚？』女童道：『在你身上叫哩。』羅剎道：『孫行者，你在那裏弄術哩？』行者道：『老孫一生不會弄術，都是些真手段，實本事，已在尊嫂尊腹之內耍子，已見其肺肝矣。我知你也餓渴了，我先送你個坐碗兒解渴。』却就把腳往下一登。那羅剎小腹之中，疼痛難禁，坐於地下叫苦。行者道：『嫂嫂，你待推辭，我再送你個點心充饑。』又把頭往上一頂。

那羅剎心痛難禁，只在地上打滾；疼得他面黃唇白，只叫：『孫叔叔饒命！』行者却纔收了手脚道：『你纔認得叔叔麼？我看牛大哥情上，且饒你性命。快將扇子拿來我使使。』羅剎道：『叔叔，有扇有扇，你出來拿了去。』行者道：『拿扇子我看了出來。』羅剎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，執在旁邊。行者探到喉嚨之上，見了道：『嫂嫂，我既饒你性命，不在腰肋之下，掏個窟窿出來，還自口出。你把口張三張兒。』那羅剎果張開口。行者還作個蠅螬蟲，先飛出來，丁在芭蕉扇上。那羅剎不知，連張三次，叫：『叔叔出來罷。』行者化原身，拿了扇子，叫道：『我在此間，不是謝借了謝借了。』拽開步，往前便走。小的們連忙開了門，放他出洞。

這大聖撥轉雲頭，竟回東路。霎時按落雲頭，立在紅磚壁下。八戒見了，歡喜道：『師父，師兄來了來了！』三藏即與本莊老者同沙僧出門接着，同至舍內，把芭蕉扇靠在旁邊道：『老官兒，可是這個扇子？』老者道：『正是！正是！』唐僧喜道：『賢徒有莫大之功，求此寶貝，甚勞苦了。』行者道：『勞苦倒也不說，那鐵扇仙，你道是誰？那厮原來是牛魔王的妻，紅孩兒的母，名喚羅刹女，又喚鐵扇公主。我尋到洞外借扇，他就與我講起仇隙，把我砍了幾劍。是我使棒嚇他，他就把扇子搨了我一下，飄飄蕩蕩，直刮到小須彌山。幸見靈吉菩薩，送了我一粒定風丹，指與歸路，復至翠雲山，又見羅刹女。羅刹女又使扇子搨我不動，他就回洞。是老孫變作一個蠅蟲，飛入洞去。那厮正討茶吃，是我鑽在茶沫之下，到他肚裏，做起手脚。他疼痛難禁，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饒命，情願將扇借與我，我却饒了他，拿將扇來，待過了火燄山，仍送還他。』

三藏聞言，感謝不盡。師徒們俱拜辭老者，一路西來，約行有四十里遠近，漸漸酷熱蒸入。沙僧只叫：『脚底烙得慌！』八戒又道：『爪子燙得痛！』馬比尋常又快。只因地熱難停，十分

難進，行者道：『師父且請下馬。兄弟們莫走。等我掘息了火，待風靜之後，地土冷些，再過山去。』行者果舉扇，徑至火邊，儘力一搨，那山上火光烘烘騰起，再一扇，更着百倍；又一扇，那火足有千丈之高，漸漸燒着身體。行者急回，已將兩股毫毛燒淨，徑跑至唐僧面前，叫：『快回去，快回去！火來了，火來了！』那師父爬上馬，與八戒、沙僧，復東來有二十餘里，方纔歇下，道：『悟空，如何了呀？』行者丟下扇子道：『不停當！不停當！被那厮哄了！』

三藏聽說，愁促眉尖，悶添心上，止不住兩淚交流，只道：『怎生是好？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你急急忙忙叫回去是怎麼說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將扇子搨了一下，火光烘烘；第二扇，火氣愈盛；第三扇，火頭飛有千丈之高。若是跑得不快，把毫毛都燒盡矣！』八戒笑道：『你常說雷打不傷，火燒不損，如今何又怕火？』行者道：『你這獸子，全不知事！那時節用心防備，故此不傷；今日只爲掘息火光，不曾捻避火訣，又未使護身法，所以把兩股毫毛燒了。』沙僧道：『似這般火盛，無路通西，怎生是好？』八戒道：『只揀無火處走便罷。』三藏道：『那方無火？』八戒道：『東方，南方，北方，俱無火。』又問：『那方有經？』八戒道：『西方有經。』三藏道：『我只欲往有經』